

浑江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浑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三月

目 录

前 言.....编者

• ~~~~~ •	
义	辽东抗日义勇军始末.....黄宇宙 (1)
勇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八路军
军	顾正仁 袁 琢 (25)
史	忠义军·六合拳在临江...于性菊 (36)
料	徐达三.....沈明勋 (44)
• ~~~~~ •	
抗	抗联城墙砬子会议始末...刘 贤 (49)
联	抗联生活回忆.....房敏聰 (60)
史	抗联在濛江的密营刘 贤 (67)
料	1934年1月17日抗联进攻八道江
	纪事.....郑宜章 (78)



抗
日
斗
争
史
料

安东救国会临江分会

……………市政协文史办 (82)

抚松抗日救国筹备处 ……张惟珍 (84)

临江人民抵抗日本要求修筑延

长吉敦路事件……………市政协文史办 (88)

1929年临江人民抵抗日本小火轮

事件始末 ……………市政协文史办 (90)



教
育
史
料

张学良与临江新民小学…葛祝华 (92)

坂本金四郎来访记 ……宫 健 (96)



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风暴

.....张天成(100)

光荣属于英雄的临江人民

.....徐国臣(113)

漂泊异国 思念亲人.....周殿梅(121)

红土崖锄头会.....于 越(127)

压五营.....抚松县政协文史办(132)

家父邢克庄的一生

.....邢婉贞 邢玉喜(139)

①临江中学校歌歌词(1927年)

.....(35)

②临江县邮电方面五个最早

.....(59)

③临江平民学校的由来.....(77)

④临江师中来历.....(87)

⑤临江县的广播电台.....(90)

⑥西公所.....(104)

⑦东公所.....(138)

浑江市大事记(1847~1949. 10. 1).....(147)

后 记.....编 者(178)

辽东抗日义勇军始末

黄 宇 宙

作者系黑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现年八十四岁。本文详细地记述了一九三一年，作者以张学良秘书的身份赴东边道地区组织辽东义勇军的经过。

前 言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得以飞跃发展。至十九世纪末叶，日本已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和扩张，1885年（明治十八年）1月3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派陆军中将高岛炳之助、海军少将桦山资纪等率军，吞并了朝鲜。191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日本又打败了满清政府，并趁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机，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命脉，成为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先入之寇。

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送呈日本天皇的机密奏章中写道：“……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1929年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都遭

到了沉重打击，日本也不例外。它为了摆脱本国的困境，决定对华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开始了一系列的战前准备工作。日本从1906年设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做为侵略东北的大本营，专为侵华成立的“关东军”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准备工作。

首先，日本于1931年4月间，一手策划了挑拨中朝民族关系的“万宝山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一方面以枪杀、逮捕等惨暴手段，迫害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开动了所有的舆论机器，进行别有用心造谣宣传。并利用这些宣传，在朝鲜的汉城、平壤等各大城市中挑起了惨杀华侨的事件。继“万宝山事件”之后日本又于7月初制造了所谓“中村事件”，声称日本军官中村上尉，在赴辽宁兴安地区旅行时，被中国屯垦军所害。日本以此为借口，责成驻沈总领事朴久治郎用非法手段，向当时的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提出照会。7月19日，日本若槻首相在民政党日本北海道大会上叫嚣说：“若中国之措施（指中村事件）有不法不当之处，则为矫正计，当然用尽外交手段，努力到底，自无待论。日本为防卫国家生存起见，必当不顾任何牺牲，决然奋起。”于是，在沈阳密令驻东北关东军准备战争。1930年春天，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的万福麟、于学忠、王树常、黄师岳、胡毓坤、何柱国、刘多荃等部队，开赴关内待命剿共。日本帝国主义乘此机会，先炸毁南满铁道柳条沟桥梁，反诬为中国军队破坏，遂于1931年9月18日夜，以重炮轰击沈阳城垣和驻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一旅旅长王一哲部。随后日军约六千余人，发起攻势，当时驻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士兵，死于炮火的约七、八百人，伤俘者有二千多人。9月19日，沈阳

被日军占领。此后，即从“九·一八”开始至1932年1月2日锦州失陷，前后不过三个月的时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陷。东北三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生死莫测的亡国奴生活之中。

“九·一八”前，1929年和1930年，东北共有军队三十万人，武器精良，战斗力颇强，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密令，将大部分主力部队调到关内的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准备剿共。“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只剩下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的步兵两个团（团长唐聚五、廖弼臣）及东边道（长白山区）十四县的警察与山林队等，共约万余人。“九·一八”后，蒋介石命令：“全国各地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后的第五天，蒋介石还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说：“这时必须上下一致……采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的判决。”卖国贱蒋介石的嘴脸暴露无遗。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大搞投降活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救国的热潮。在事变后的第四天，即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首先提出：“北上抗日，组织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游击队，直接予日本帝国主义以迎头打击。”此后，全国各地抗日救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当时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就是在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下的主要抗日救亡团体之一。它在抗战初期，起到了很重要很积极的作用。下面仅就我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事实，略述一下：“救国会”成立后的工作情况和辽东义勇军的始末。因时隔太久，难免有遗漏与错误，希望师友和阅者予以批评、指教。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激起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义愤。从东北逃亡到北平的军政要人，老一代的爱国前辈，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师生及北平的爱国人士等，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救亡洪流。

1931年9月27日，云集在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约千余人，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在北京西城区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会的人有：王卓然（字迥波，辽宁省抚顺县人，美国留学生，任东北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后任代理校长）。

阎宝航（字玉衡，辽宁省海城县人，英国留学生，任辽宁省中华青年会总干事，中华拒毒会辽宁省分会负责人）。

车庆和（字向忱，辽宁省法库县人，北平中国大学文学系毕业，任辽宁国民常识促进委员会主委）。

卢广绩（字乃赓，任辽宁省工商总会付会长）。

彭振国（字小秋，陆军大学毕业，曾任东北军军长等职）。

黄显声（字警钟，辽宁省凤城人，东北讲武堂三期毕业生，曾任东北军旅长，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等职）。

熊飞（字正平，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旅参谋长，旅长，省督察长等职）。

王化一（东北中学校长）。

张德厚（字希尧，中共地下党员。东北大学理工学院学

生)。

朱焕阶(辽宁省工商日报社总编辑)。

陈风生(字柏林,东北大学学生)

郝克(字克勇,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学生、辽宁省中华青年会干事)。

张雅轩(字金辉,东北大学理工学院学生)。

还有徐仲航、金哲忱、巩天民、张韵冷、宁匡烈、高民、黄宇宙等。经过选举,公推举常务委员会委员九人:阎宝航(主任委员)车向忱、卢乃赓、高崇民、彭小秋、黄显声、王化一等。执行委员会委员二十一人:王迺波(主任委员)张德厚、黄宇宙、张雅轩、陈风生、朱焕阶、熊飞、宁匡烈、徐仲航、郝克勇、金哲忱、崇天民等。

救国会下设:政治组(组长阎宝航)、军事组(组长彭小秋)、总务组(组长卢乃赓)、宣传组(组长王化一)。以后又根据工作需要,将各组扩大为部。

救国会分为五个军区:辽西为第一军区,辽南、辽东、辽北、热边,分别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区。

当时救国会的活动经费、武器弹药、粮食等,大部分是由张学良暗中供给。另一部分则来自各方面募捐。救国会一方面积极准备军事活动,另一方面还发出“抗日纲领”。并积极向国内外宣传。

二

准 备 出 关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北平后,王卓然、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夏尚志(共产党员)、张德厚、宁匡烈

(共产党员)等人共同商量，叫我到长白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们对我说：“宇宙，常委会决议，也商请了少帅（张学良），都同意叫你出关。因为你在北伐革命时打过仗。前几年，你同东北大学的学生张希尧等化装成工人，在铁岭马莲沟破坏了日军在辽河上游的建筑兵营的工程，并在各县从事过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禁吸鸦片等工作，所以我们认为你出关是比较合适的。你还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们设法解决”。我当即表示：“国难当头，人人有责。抗日爱国，是大家的宿愿。现在我是救国会的成员之一。常委会决定叫我出发，我绝对服从命令，按时间出发”。车向忱说：“宇宙才结婚不几天，现在马上就要离家远行，还是同家里商量一下才好。”王迥波、张德厚都说：“宇宙新婚，还是回家和家里商谈妥后再说，免有后顾之忧。”

我回到家里后，向妻子郑英说了此事。郑英说：“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生，现在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坐视国家的危亡，实在悲痛万分！目前，日寇已侵入国境，东北的三千万同胞正陷入生死莫测，悲痛万状的战火之中。你我虽是新婚，但当以国家为重。你出关抗日，我很同意！最好我们向父亲说一下！”于是我和郑英当天（9月20日）下午来到北平彰仪门36号郑家。我的岳父郑浩然老先生，是湖南湘乡县七都人，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曾与毛泽东同志同班。毕业后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李达钊是同学。郑家书房里挂有李达钊和郑老先生等的合影。“九·一八”时郑老先生是北平华北大学教务长，兼任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思想进步，工作负责。我在华大学习期间，从没见过郑老先生旷过一堂课。当郑英把救国会派我出关抗

日一事，向她父亲陈述之后，郑老先生马上说：“爱国人人有责，御侮不落人后。宇宙能为国效忠，出关抗日，我们全家都应尽力支持，并以此为光荣！”岳母朱一懋沉默片刻后说：“孩子们刚成亲，过几个月看看日本动静，世面平定些再出关也不晚，现在兵荒马乱，行路艰难，怎能不叫老人们挂念？！”郑老先生说：“为国家、为民主的生存，有什么可挂念的？！如果人人都袖手旁观，畏难不前，等到日寇打到北平，再出关抗日就晚了！”郑老先生转向郑英说：“莲嫚（郑英的乳名）你有什么意见？”郑英说：“我们一起去吧！路上有什么困难，危险！也可以互相照顾一下。”郑老先生说：“虎口拔牙！一个人来往方便，没有牵挂，行走灵巧。这就象清朝杨香五盗九龙杯一样，只有杨一个人去才能做到，倘若杨香五带着去，恐怕九龙杯是不易到手的。”一段话说得全家人都笑了起来。

郑家的爱国热忱，深深地感动着我。我对岳父说：“这次出关，不是打仗。只是到长白山区调查一下风俗人情，地方武装，民心向背，看是否具备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郑老先生说：“我在日本留学多年，深知日本人的性格，遇事你若怕他，他就欺负你。你若勇于主张正义，用不怕死的精神，坚持抗议，他就怕你，甚至很敬佩你。你也学过几年日语，这对你的工作会有帮助的。要晓得日军的真实情况和东北民心所向，与地方武装等确切资料，但不可道听途说，哗众取宠。你在虎穴里工作，随时随地都要谨慎小心，为国雪耻，抗日救亡。即在流血牺牲关头，也要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气节。你出关后，我把郑英接回家来，你就一心一意为国出力吧！”这时，郑维民（郑英的哥哥，当时在北大医学院

五年级学习)说:“宇宙老弟,中国人民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你就大胆地出关去吧!我毕业后也要到你们抗日阵营中去工作,为爱国的官兵们医好伤病。当天夜里,我和郑英就住在岳父家里。当她再三要求与我一同出关抗日,被我拒绝后,她说:“我们应当听父亲的话,但是你一个人出关路途遥远,万一遭到不幸,你要设法来信,我马上去请在北平的日本教授古贺政英等设法营救。”我们一直谈到后半夜才睡。

次日清晨,郑老先生走进南屋说:“莲嫂,今天同宇宙到救国会去,告诉救国会的同志,说我们全家支持宇宙出关抗日。救国嘛,人人有责!我家是穷教授家庭,这是留下本月份的柴米钱外,凑足的五十元,你拿去捐献给救国会。今后我家每月节衣缩食,积累资金,送国会送去,这是我们郑家对抗击外寇的一点心意。”六时半,全家坐在一起吃了早饭。饭后,我和郑英从彰仪门(即广安门)内步行往西城旧刑部街救国会去。

我介绍了阎宝航、车向忱、张德厚等同志(车、张等在半月前在我结婚时见过郑瑛)。郑瑛说明来意,面交捐款五十元,并转达了郑家全家支持会上的决定。

阎宝航说:“郑老先生合家支持新女婿出关抗日,并捐款资助。我代表救国会全体委员和东北在京流亡人士,深深感谢老教授全家的爱国义举。郑女士还有什么要求吗?”郑瑛说:“我希望救国会领导对宇宙的工作和安全给予细心的指导和帮助。宇宙走后,我父亲接我回家住,不用会上操心”。车向忱先生说:“宇宙出关的一切准备,我们都办妥了。”张德厚说:“九·一八前,我和宇宙在沈阳、抚顺、

铁岭等地做了不少的秘密的抗日工作。这次出关，自有很多同志在暗中帮助。请郑女士转告郑老先生和伯母不要挂念，我们常委会对宇宙出关的事项都安排好了。张副司令（指张学良）也亲笔写了信，予以大力支持。”郑瑛说：“会上对宇宙出关都考虑的很周全，我们是放心的，我回去一定把诸位先生的盛意转达给我家老幼。”

我回到会场时，会议正由阎宝航主持，讨论关于会务的经费、武器、宣传等问题，重点讨论如何迅速派人出关的问题。

车向忱、张德厚走到我身旁，叫我到机要室去。我们三人进到机要室后，车掏一封信说：“王迥波老师让我转给你一封信，正午十二点前，同赴顺承王府去见张副司令，王老师在门前等我们。”我们拆开文件：这是写在白绸子上的一封盖有公章和私章的信。内容如下：

辽、吉、热、黑军政民钧鉴：

派黄宇宙秘书前往代为问候，并协助组织联防部，以防胡匪。

张学良

民国二十年二月十三日于北平

我看完信后，心里想：张副司令能够亲笔写这封信吗？这封信写的极漂亮。从词句到字迹都很流畅潇洒，言简意赅。我怀疑是出于哪位机要秘书之手，因为我没见过少帅的亲笔字迹。我问车先生：“这是哪位秘书手笔？”张德厚在一边回答说：“这是我们校长张学良将军亲笔写的。”（张是东北大学理工学院的学生，常看见张学良的亲笔字迹）。因此我对张学良的抗日心情有了认识，并体会到社会上的关

于张的传说——不爱江山爱美人（指当时的女电影明星胡蝶）的流言是错误的。

正午十二时，我和车向忱、张德厚一起来到顺承王府的大门前，王迺波老师正按时在门外等候我们。当我们由王老师带领进去的时候，守门卫兵向我们立正敬礼。我们在王老师的办公室坐了片刻后，王就陪同我们去见张学良将军。当时的张学良面黄肌瘦（听王迺波老师讲：“九·一八”后，张决心戒吸毒品，卧薪尝胆，誓报国难家仇）。但是看他的年龄，我估计不过三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

经王老师把我的姓名、学历及“九·一八”前，在东北同车向忱、张德厚等所做的爱国抗日工作等，介绍给张后，张说：“出关抗日，生死莫测，但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为安全起见，我写了一封亲笔信，你看到了没有？”我回答说：“看到了！”张接着说：“这封信，是补助救国会文件的不及，因为救国会刚刚成立，东北的老百姓都不知道救国会是什么的，万一发生误会，你一个人在那孤军奋斗的环境里，有口难辩，危险太大。你见到东北军、政、民等方面人士，就说我张学良派你去问候他们，问问他们能不能抗日，有多少人、枪。详细调查回来后，救国会好根据情况，计划抗日，打回老家去。可是，万一这封信被日本人搜查出来，你就说是为了防止胡匪，千万不要说出抗日二字，以免日军借口多找麻烦！要吸取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教训，使日军无空可钻。我们一面用救国会这个民众团体的名义抗日，一面再电请蒋委员长命令全国兵力收复失地。只靠我们东北军抗日是不行的，何况东北的主力部队，多半都调到关内来了。总之，你出去，要特别谨慎，不要叫敌人查出我们抗日

的活动。

这时，王迺波老师插话说：“诸葛一生惟谨慎，望宇宙要大胆心细，见机行事，早日胜利归来。不辜负国家和汉卿将军对你的期望与信任。”我回答慎：“一切按命令办事！”

话毕，王老师、车、张和我一起出了张学良的办公室。

在我临行之前，张学良还通过王迺波老师转给我两千元路费。我因路途遥远，怕钱多了容易惹祸。我只拿了二百元作路费，其余的交给车向忱转给郑桂林、李宝莲等用。

是日（9月21日）下午四时半许，车向忱、张德厚给我从估衣店买来黑夹袍一件，夹裤一条，宽双脸布鞋一双，毡帽一顶，钱褙子一个，算盘一个，旧帐本一个。并叫我连夜学习打算盘的歌诀，化装成商人，将张学良的亲笔信，缝在夹裤腰内。并在北平华北大学找了一位叫李莲波（李焕斌）的同学同行，并由华北大学写了护照，证明李是该校的学生，回临江探亲。因为李是长白山下临江县八道江的人。由李带路，说我是到关外讨帐的。沿路叫我少说话。因为我不是东北口音。路上一切都由李应付答对。焕斌同学，身冒艰险，在奔赴长白山约数千里的秘密抗日征途中，对我的帮助很大，他为东北义勇军的抗日工作，确立了大功，而局外人无法得知。

三

迈上征途

9月25日夜，我同李莲波到了山海关车站，住在山海关车站悦来栈内。天明后换乘出关火车，在上车时，受到了严

格搜查。我们不敢在大站下车，多坐了一站，在沈阳以北的一个叫虎石台的小站下了车。为了避免交通沿线敌人的搜查，我同李莲波忍饥挨饿，提心吊胆，沿路步行来到海龙县山城镇。见到了张学良旧部，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当时于有一个团的兵力）。

当我说明来意，并把张学良的亲笔信交给于芷山看时，他拍案大骂说：“世界上哪有用白绸子写信的？他妈的，想来骗我是不行的。”把信扔在地上。我捡起了信，对于芷山说：“国难当头，人人有责。东北的老百姓都要为张大帅报仇，为中国人争口气，誓死不当亡国奴！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封信，是不是少帅写的？”于芷山说：“我不识字！”我说：“当年张作霖出生入死，招兵买马成立队伍，提拔你升官发财，当了镇守使，至今你就忘了张大帅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了吗？现在，我东北三千万同胞正遭到日寇铁蹄的践踏，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是个国家命官的镇守使，我是个大毕业的学生，怕死不敢来见你！”于芷山转变了口气，冷笑了几声，问我吃饭了吗，我说：“没有”。这时已是中午。于芷山便叫副官带我到副官处吃饭，实际上是把我不放起来了。给我带路的李莲波见此情景，知道凶多吉少。李莲波说：“没料到有张学良的亲笔信，还这么困难，我（李）先回家去，到县里，再想办法托人来营救你。”

李莲波走后，我一个人在副官处里，思前想后，多方考虑这个胡匪出身，没有丝毫民族气节的于芷山，硬说我拿的是假信，是骗子。“莫弄个出师未捷身先死……”有冤无处诉了。这时，有一个身穿呢子制服，在胸前别着东北大学校徽的人，走到我身旁，问起我的来历。我具实相告，并拿

出张学良的秘文给他看，他阅后非常激动，连声说：“是，是，这是我们校长的亲笔信。”我问他贵姓？他答姓张。我又问：“你台甫贵称？”他没回答就急忙地拿着信，找于芷山去了。不料，约二十几分钟后他满面愁容地回来了。我估计他准是碰了钉子，他把信交给我，悲痛地说：“你多保重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话毕他转身走了。此时，我对于芷山抗日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愤怒之余，我想：现在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等一会天色朦胧时，我一定要乘机逃走。能够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也比死在于芷山手里强得多。

晚饭时，勤务兵送来两菜一汤，一盘肉包子，比中午的两个馒头，一碟咸菜大不相同。我想，也许是于芷山照章办事，犯人在枪毙前给顿好饭吃。此时我思绪万千，悲愤交加。我一边吃着晚饭，一边暗暗发誓，如果逃走不成，而遭到于的杀害时，我一定要痛骂于芷山的汉奸罪行，高呼抗日的必然胜利。

正在这时，那个东北大学的人来到我的身边。他望望门外没有哨兵，就低声说：“这里已投降日本了。顾问今天坐车去沈阳特务机关开会去了。后半夜一定回来，你必须在今晚十二点以前逃走，否则等日本顾问回来，性命难保。上半夜口令是“和平”。下半夜的口令是“建国”。你逃走后，我就带兵对空射击。向东追你，你可爬在沟里不动，等没有枪声后，你再行走。我姓张的也绝对不当汉奸。到一定时机，我会到山里找你们。这十元钱给您作路费”。我问他的名字，他说：“你不要问我是谁！只希望你一路平安。先到恒仁县去找廖弼臣（团长）。廖新娶个姨太太，恐怕靠不